

洪耀勳

1902
~1986

——
台灣西洋哲學教育的引介者

國史館協修 歐素瑛 撰文



出身東京帝國大學， 獻身哲學教育

洪耀勳，1902年生於南投草屯，為南投草屯洪氏望族的一員。父親洪清江，字抱村，曾任草鞋墩公學校教師、草屯街庄助役、信用組合理事、草屯街協議員等職。1917年8月，洪耀勳於公學校畢業後，赴笈日本求學，與同鄉張深切（1904~1965）一同住在礪川小學校教務主任長鹽老師家，後來，長鹽老師突然寫信給蔡培火，希望他們兩人搬離，令蔡培火十分生氣。經張深切和洪耀勳檢討原因後，認為應該是張深切弄破衣服要長鹽太太為他縫補、洪耀勳不慎弄破炭盆自行買新的回來充數、兩人私下聊過食宿費太貴等三個原因。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張深切對洪耀勳之評語：

「他是百分之百的書生，不談政治思想，不談日、台間的任何問題，認真讀書，很順利的考上了高等學校，經過東京帝大，曾任台大助教，七七事變後往北京，任師大和北大的哲學教授，現任台大教授，他如果沒有和我分離，繼續鼓勵我讀書，我相信我現在的環境會不同的。」

1925年3月，洪耀勳參加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入學考試，順利通過，進入哲學系就讀。台灣人與其同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者尚有醫學部的高天成、法學部的陳茂源，以及經濟學部的朱昭陽等。一般而言，留學東瀛的莘莘學子多孜孜於畢業後的就業問題，自然科學之外，競習法律、經濟、醫學、商業等科，間有依稟賦所近學習美術、音樂者，對於高深理論的哲學則少有問津者，洪耀勳實是少數的例外。之後，繼升同校大學院，於哲學一門造詣頗深。求學期間，日本學界左傾風氣盛行，尤以東京帝國大學最為激烈，教授多崇尚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學生亦深受影響。

1928年畢業後，洪耀勳返台任職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自副手、助手，而升任講師，前後長達十餘年。1928年哲學科設立之初，首先設立哲學與哲學史、東洋倫理學與西洋倫理學及心理學等三個講座。翌年，再設立東洋哲學、教育學教育史講座，共計五個講座，講座教授分別為務台理作、世良壽男、飯沼龍遠、今村完道及近藤壽治等。哲學科包含五個專攻科目：即東洋哲學、西洋哲



▲ 洪耀勳先生照（圖：郭博文先生提供）

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分工頗為細密；但學生極少。除了1942、1943年兩次大規模招生，分別招進15人和6人之外，每年招生名額不超過3人，甚至有不少年度沒有任何學生入學，呈現教師多、學生少的講座制特色。

當時哲學科有相當活躍的學會活動，包括哲學談話會、哲學會、心理談話會、通俗心理學講演會及教育學會等，其中，以哲學談話會和心理談話會為主，不定期集會，發表研究和討論，進行相關學術的交流和傳播活動。期間，洪耀勳曾發表不少論文。例如1931年10月24日洪耀勳於哲學談話會講演〈ヘーゲル精神現象學につきて〉（關於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1938年9月，於《哲學科研究年報》第五輯發表〈存在ト真理—ヌツビツゼノ真理論ノ一考察〉（存在與真理—ヌツビツゼ的真理之探討）一文，指出ヌツビツゼ認為真理自體始終存在，而純粹現實學的哲學具有二重本質，即在真理存在自體的前提下之全部事物。此一真理存在自體的靜的一面、動的一面及其辯證法的轉換理法的脈絡下有關真理論的絕對辯證法。尤其哲學的現實性問題，係隨著此一辯證法的運用，才能顯現真理存在自體的哲學的絕對自觀。

值得一提的是，洪耀勳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本土論中，亦曾發表若干意見。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重新尋找台灣本土新文學的生命源流，不僅是當急之務，對台灣本土文學的發展來說，意義非比尋常，也最能凸顯台灣人建立台灣自主文學的動向。洪耀勳於〈風土文化觀—以台灣風土為基礎〉一文中，由反省台灣因地緣、自然因素而產生的特殊風土，來觀察台灣本土的特殊性。1932年，當《台灣新民報》獲准改為日刊時，洪耀勳即以一篇〈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縱談台灣的語言、民族及思想等問題，其以「歷史的、社會的」角度解構居於主流地位的日文和中國白話文，並認為台灣的民族精神不僅具有世界的普遍性，也具有當代的特殊性；然而，既要擁有普遍性，又能擁有特殊性，其過程並非模仿，而是來自於思想的批判。這是1930年代普遍存在於台灣知識分子心中的理想思考，從中可以看見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民族精神的期許，不僅超越了1920年代對「祖國」的懷想，更注入1930年代普羅大眾的思想主流，將語言和民族精神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凸顯其複雜的內涵。

另外，洪耀勳於1935年《台灣文藝》4月號發表〈悲劇的哲學〉。1930年代以後，台灣出現許多文藝團體，並創刊不少文學刊物。其中，1934年5月，張深切、賴明弘等人倡議，集結全台作家在台中市召開「全島文藝大會」，與會的作家詩人82人，同時組織「台灣文藝聯盟」，以「擁護言論自由、團結為文學奮鬥



到底」為目標，並於同年11月創辦《台灣文藝》雜誌，中、日文並行。該刊雖係台灣文藝聯盟的機關刊物，但並不強調主義、主張或路線，因此得以結合全島作家，共同創作，成為台灣文學雜誌多元典範的開始。洪耀勳因係張深切舊識，乃於該刊發表專文，以饗讀者。

貳 任教北京師範大學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華北淪陷，洪耀勳赴北平擔任北京師範大學講師、教授，後轉任北京大學教授。當時「台灣籍民」和日本人享有一樣的待遇，加以因日本「以漢制漢」的政策，凡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較容易覓職或謀得一官半職。因此，當時到北平的台灣人，有不少人擔任教職，例如任教北京大學的張我軍、蘇子衡、林耀堂、洪炎秋；任教北京師範大學的林朝權、林朝榮兄弟、洪耀勳、柯政和；任教北京藝專的張深切，以及任教京華美術學校的郭柏川等。

在北平期間，洪耀勳將籍貫改為福建閩侯。之所以改變籍貫，是因為當時北平是淪陷區，日本人將台灣人當作「二等國民」，認為他們雖然不如日本人，但是比當地人好，並要求這些「二等國民」為日本人效力。來到北平的台灣人不願為日本人利用，亦不願表明台灣人的身分，乃將籍貫由台灣改為福建或廣東，例如張我軍是台北板橋人，將籍貫改為福建南靖、洪炎秋改為福建同安、蘇子衡改為廣東汕頭等，洪耀勳也不例外，彼此間則互稱「蕃薯仔」。

戰後初期，滯留北平、天津的台灣人各約千人，分別成立台灣同鄉會組織。其中，「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於1945年9月9日在北平西單大光明戲院成立，現場一片歡欣鼓舞，出席者約500餘人，由梁永祿任會長，並推選梁永祿、洪標（即洪炎秋）、林朝榮、張我軍、張深切、吳敦禮、洪耀勳等7人為執行委員；陳天錫、蘇子衡2人為監察委員。9名執、監委均係抗戰期間留平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洪炎秋、張我軍、蘇子衡及洪耀勳4人皆任職於北京大學。同年9月11日，召開第一回執行委員會議，改推舉洪炎秋為主任委員、洪耀勳為事務委員、張我軍為文書委員、張深切為連絡委員、吳敦禮為調查委員、林朝榮為學務委員、梁永祿為宣傳委員等，以達成與政府各單位連繫，安排船隻讓滯留北平的台灣人返台。之後，平、津兩個同鄉會聯合成立「台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以加強會務運作。在聯合會之下，又成立台灣革命同難同志會、台灣省教育協進會、台灣革新同志會、新台灣建設協進會，以及台灣省旅平醫師聯絡會等5個團體組織，



互相協力，分工合作。

然而，同鄉會一成立，旋即面對兩項不利台灣人的事件。一是懲治台籍漢奸問題，台籍詩人、音樂家江文也等紛紛被捕入獄。二是「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的頒布，規定台灣人的私產和朝鮮人一樣，須依行政院處理敵偽財產辦法，先行保管和運用，凡能提出正確籍貫者，才予歸還，顯示其「台灣認識」的不正確。台灣省旅平同鄉會為改正社會視聽，乃於1946年2月15日創辦《新台灣》，作為機關刊物，由宣傳委員梁永祿負責刊務，迄同年5月1日，共發行4期。《新台灣》的內容，主要為平、津台灣人動態的報導、台灣歷史與現況，以及一些文學創作等。第一期的主要作者有洪炎秋、王桐齡、梁永祿（筆名非久）、張深切（筆名者也）、張我軍（筆名伍君）等。其中，張我軍特發表〈為台灣人提出一個抗議〉一文，呼籲政府應去除台籍漢奸污名及更正「處理台灣人產業辦法」中的不當規定等。第二期的主要作者有金文昶、曾慧明、鍾理和（筆名江流）等。其中，鍾理和發表的〈白薯的悲哀〉一文，係戰後鍾理和在北平發表的唯一一篇小說，描寫台灣自乙未割台至日本戰敗投降間所遭遇的命運。第三期的主要作者有林鷹、畢平、陳鴻勳、藕子等。第四期的主要作者除作品連載中的王桐齡、畢平、梁永祿外，尚有林當權、薛恩波、陳鴻勳等。

參 戰後任教台灣大學及私立延平學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1月15日，台北帝國大學接收完竣後，即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將相關講座分別合併，設置「系」或「科」，且將各學部改為「學院」，由若干科系組成，於是原文政學部乃區分為文學院、法學院，原文、史、哲三學科亦分別改為文學院下之中國文學系、史學系及哲學系。其中，哲學系以培養哲學人才，使其具備卓越思考能力、正確價值觀念、深厚人文素養為宗旨。1957年增設研究所碩士班，是全台最早成立的哲學系所，培養出許多重要的思想家。

1946年，洪耀勳自北京返台，先是獲聘為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並配給位於青田街的宿舍，與同系教授殷海光為鄰。其妻吳綉進為實業家吳淮水之妹，畢業於東京女子專門學校，擅長家庭經濟，曾任北平師範大學家政系及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兩人結婚時主婚人為林獻堂。接收之初，台灣大學為延續台北帝國大學之學術研究風氣，乃於各學系設置研究室，其中，哲學系分為中國哲學、西



洋哲學及心理學三個研究室，主持人分別是林茂生、洪耀勳及鄭發育。三個研究室中，以西洋哲學研究室成員最多，除洪耀勳外，尚有劉天予、曾天從、留用日籍教授淡野安太郎，以及講師許汝鐵、助教石朝桂、林素琴等，在此過渡時期勉力維持教學、研究不中斷。

1947年1月1日，洪耀勳升為教授，講授哲學概論、哲學導論及西洋哲學史、社會學等課程，使學生了解整個世界哲學的發展脈絡及哲學史研究在哲學探求上的重要意義等。當時同系教授尚有德國耶拿大學哲學博士許恪士、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吳康（敬軒）、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方東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范壽康、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出身專攻西洋哲學的曾文從，以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的殷海光等，可謂菁英薈萃。在其辛勤耕耘下，不但為教學與研究規模奠定堅實的基礎，且將西哲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實存主義（Existenzialismu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柏格森（H. Bergson, 1859~1941），以及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等理論，介紹到台灣社會，再配合對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的研究，建立兼容並蓄的優良學統。

另外，1946年9月正式對外招生之私立延平學院，為戰後台籍人士創設的大專院校，其師資幾乎全由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之台籍人士組成，除朱昭陽、宋進英、朱華陽、邱永漢等專任師資外，其餘師資多為兼任，尤以台灣大學教授居多，包括杜聰明、洪遜欣、林茂生、張漢裕、魏火曜、高天成、林宗義、陳茂源、曹欽源、陳成慶、徐先堯、蔡章麟、陳有諒、洪耀勳等，都是一時之選，不但教學認真且內容豐富。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有部分延平學院師生參與抗爭行動。3月20日，延平學院遭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辦理不善，且未奉准立案，二二八事件期間並有一部分學生參加叛亂，殊屬不法」為由，予以關閉，校長朱昭陽在林獻堂、游彌堅、劉啟光等人的說情下才得無事。學校被封閉後，所有的教員因此解散。

1950年6月，台灣大學文學院各學系共同出刊《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



▲ 洪耀勳先生著《哲學導論對話》
（圖：國家圖書館提供。）

報》，由校長傅斯年擔任名譽編輯，主要刊載有關文學、語言文字學、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及哲學之研究論文，哲學系由洪耀勳、曾天從兩人擔任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翌年2月洪耀勳在第二期發表〈海德格哲學導論〉一文，以實存哲學家海德格之哲學思想中的實存概念（Existenzbegriff）為中心，說明實存哲學（Existenzphilosophie）係在歷史的、宗教的具體情形中所釀成的各動機、各人物、各淵源之匯通，加上其固有的東西所建立起來的哲學，進而闡明其原理、方法及內容等。繼於1953年12月出版的第五期發表〈實存哲學家卡兒·亞思巴斯〉一文，介紹另一實存哲學家卡兒·亞思巴斯（Karl Jaspers）有關哲學思想、立場及其主要哲學的概觀。卡兒·亞思巴斯為海德格之前輩，專研精神病理學和心理學及哲學的關係，不僅是一位醫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心理學者和哲學者，在其著作《哲學》、《理性與實存》、《現代之精神的狀況》等書中，皆有清楚的呈現。其後，此二文均收錄洪耀勳著《實存哲學論評》一書中。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校長在列席台灣省參議會報告台大校務後，猝發腦溢血辭世，全校師生哀慟不已。1951年4月8日民國39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上，洪樞、洪耀勳、蘇薌雨三位教授共同提案，將傅故校長在第四次校慶演說時提出，用以勉勵學生之「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訂為校訓，使得傅故校長之教育精神，得與台灣大學同垂不朽。

1960年，洪耀勳升任哲學系主任，講授存在主義等課程。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又稱為生存主義，是一個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強調個人、獨立自主和主觀經驗。在20世紀中葉廣泛流傳，海德格、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及作家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等是其代表人物。洪耀勳向來崇尚德國哲學，於是以此作為講授主題，對學生及往後台灣的哲學研究，影響甚大。例如洪耀勳曾推薦哲學系畢業校友、該系助教傅偉勳（1933~1996）報考美國夏威夷新設的東西文化學術中心，名列前茅。傅氏辦理出國時，洪耀勳以系主任身分，極力為其遭羅織的政治犯家庭背景澄清，使其得以順利出國深造。1963年春，傅偉勳學成返國，獲聘為台大哲學系講師，講授西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以及「英國經驗論」、「哲學問題討論」、「實存主義與現代歐洲文學」、「現象學的存在論」等課程，並將授課講義整理出版為《西洋哲學史》一書，係以現代哲學的觀點剖析自泰利斯（Thales）至黑格爾為止的西方哲學問題發展動向，且對各家各派的哲學思想提出批判，頗不同於過去純然蒐編既有哲學理論的歷史書，至今仍是國內西洋哲學史的經典著作。



一般視傅偉勳、孫智燊、劉述先及成中英四人為哲學大家方東美的「四大弟子」。事實上，傅偉勳自認除了受到方東美的影響之外，亦得益於洪耀勳所講授的西方哲學史、印度哲學史課程，從這兩門課程的學習中，將他引向對於世界哲學發展線索的關心和注意，並了解到哲學史的研究在哲學探求上的重要意義。他由此而進，閱讀了日譯本文德爾班（W·Windelband）的《哲學史教程》與《近代哲學史》等西方哲學史的名著，也讀過不少日本學者撰述的印度哲學的一流著作，諸如宇井伯壽的《印度哲學史》和《印度哲學研究》（六冊）、木村泰賢的《印度哲學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學》、《原始佛教思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與《大乘佛教思想論》等書，大大開闊了他的哲學視野，增長了他的學識與睿智。

任教台灣大學期間，洪耀勳亦指導哲學系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所指導之學生和論文題目分別為張瑞良：〈緣起觀〉、王志奘：〈老子哲學的研究〉、



▲ 洪耀勳先生與學生合影。（圖：趙天儀先生提供。）

楊樹同：〈罕普意義理論之研究〉、陳文秀：〈科學的語言與實在〉、郭實淪：〈沙特的存在論：「存在與虛無」的研究〉、楊政河：〈華嚴法界緣起觀之研究〉等。其中，張瑞良、楊樹同、陳文秀、郭實淪四人畢業後均獲聘為台大哲學系教師；但楊樹同於1973年6月因研究生馮滬祥的理則學期末考試零分事件，遭到學校解

聘，同時被解聘的還有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楊斐華、胡基峻、李日章、陳明玉、梁振生、黃天成、張瑞良、郭實淪、鍾友聯等十餘人，是為「台大哲學系事件」。此一事件，造成哲學系的師資陣容一度幾乎為之一空，教學和思想品質嚴重下滑，學術思想轉趨拘謹、保守，討論、批評的風氣亦為之式微，為台灣校園史上政治干預學術最嚴重的一次事件。

事實上，早在「台大哲學系事件」爆發之前，哲學系招聘師資之問題已令系上部分教師不以為然。其中，殷海光教授於1966年3月16日寫給洪耀勳的信中指出，哲學系師資中老輩即將萎謝，新輩又不夠健全，新陳代謝欠佳，以致哲學系



的情況猶如江河日下，脫離、癱瘓的現象已灼然可見。其原因在於選任師資時，往往連最低的標準都達不到，即師資必須要有追求真理的熱忱和致力學問的誠意之條件，但是哲學系選人距離這一標準似乎越來越遠，或對所教課程毫無把握及低度興趣，或對中國哲學並無學問上的努力。這些結果，實是16、7年來種種因素累積形成的，如再不整頓、不認真慎選師資的話，那麼不出5年，哲學系的光景將不堪設想，將來受害者無疑是青年學生，而辦理行政者，即系主任，對此似應負有較多責任，必須抱持求真才之心，並有識人之明，才能解決此一問題。

其次，殷海光也指出哲學系太過「瀟灑」，對於學生的功課沒有一定的「通過標準」，以致學生還未有足夠的基本訓練就東摸西碰，不但浪費時間，而且容易造成「地基不固」或「營養不良」的問題，一離開台灣這個小天地的人，便很容易看出這類毛病。雖然擔任行政者常有特殊困難和苦衷，但至少應明察辦理，保持最低的學術規格，尤其徇情不可害學術等。由此可見，哲學系務亟待改進之處不少。

對此，洪耀勳頗能虛心接受，對殷海光的為系舉才，亦不排拒。例如殷海光認為他的學生何秀煌、劉福增的邏輯比他好，乃極力向洪耀勳推薦劉福增到台大教邏輯，後來看到林正弘討論邏輯的文章不錯，又極力推薦林正弘。他們後來都成為台大哲學系的中堅講師。

肆 研究哲學暨西洋哲學史

洪耀勳之於哲學知識論專題之研究及西洋哲學史等，可說博涉、窮覽、鉤玄、探微，方法嚴肅，體系井然，洵非自矜奇想、浪漫從事者所能望其項背者。哲學之為學，最重理論，其對象是極為抽象的，故一般人多認為枯燥乏味，但又無法否認哲學實為一門與人生關係至為密切之學問。蓋哲學領導思想，思想領導人生，有正確的思想，才有正確的人生觀，有正確的人生觀，人生才有意義，才有價值，誠如洪耀勳在其《哲學導論對話》一書中所言：「要是你以愛好知識，想充滿你的心靈，在這方面哲學才滿足你知的要求，也可使你心定，感覺活著有意義，這便是哲學的無形的好處，其功德無量。」

然而，如何激起讀者對此艱澀枯燥學問的興趣，洪耀勳亦有其獨特的方式。其憑著幾十年豐富的教學經驗，深知如用平鋪直敘的寫法，等於填鴨式的排列，不能將學生或廣大的讀者包括其中，且可能更增加哲學的無味，反而引起讀者對



此學問的反感。有鑑於此，洪耀勳在撰述《哲學導論對話》一書時，乃採取對話的形式，在自序中指出：「要達到哲學導論的目的，對話形式可以發揮其好處。我們要顧慮到的，是讓學生也扮演主要的角色，有問有答，有疑難，有啟發等，以便問題的發展。老師站在領導地位，看學生反應如何，要做適當的措施，明顯論點，做批評和結論。對話要點在使談話者間發生共感作用，即心靈上的交通，各人所有的獨特狀況、問題等，能夠匯合起來，透過不同個性的別人來發見自己，成為自己。……（下略）。」

事實上，以對話形式來寫哲學，並不是洪耀勳所創。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早已用對話的形式寫過二十多篇對話錄，近世柏克萊（Berkeley）亦寫了三篇對話，足見對話形式是表達哲學的冥想最好的方式。洪耀勳任教台灣大學哲學系期間，每年開授之哲學概論或哲學導論等課程時，皆印發平敘體講義大綱給聽課學生，以幫助理解，並免去學生抄寫筆記的麻煩，但仍不夠理想。這些講義主要是按照授課計畫作成，有問題提要、講解、批判、結論等填鴨式的排列，大多為獨白的形式。不過因為發問者或聽講者並不在談論範圍，所以無法知道其反應和理解的程度，以致無法將其共感或反對等語句插進去。而對話形式是兩人或兩人以上的交談，可以設法使獨白式無法收到的效果放在談話裡，這是對話形式的第一好處。第二，可以使呆板的、抽象的內容顯得生動，以期收到更多的效果。此實為其主持台灣大學哲學教壇的經驗談。

《哲學導論對話》一書計分為二篇，第一篇為哲學以前；第二篇為知識問題。前者分別是什麼需要哲學、哲學和科學、哲學是什麼、怎樣去接近哲學，以及哲學底根本問題。後者為真理是什麼、真理規準、什麼叫做知識論、認識的來源—合理論和經驗論、直觀論、認識有效範圍或界限、認識的對象—概況、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等。值得一提的是，過去甚少論著談論科學和哲學的關係，惟洪耀勳在論哲學和科學的關係上，可說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哲學導論對話》一書對真理的規範，除做了非常詳細及有系統的闡明外，對於各家對知識論的意見，則有條不紊忠實地介紹，使讀者一目瞭然，將心中的疑問一掃而空。洪氏論述認識的起源、認識的對象及其客觀主義、主觀主義等，尤其精彩。

另外，洪耀勳又將其十餘年來在大學教授西洋哲學史的講義底稿，加以整理而提其要點編成《西洋哲學史》一、二冊，以利初學哲學史者閱讀。該書為關於現實的詮索，檢討各時代之各個學說，尤其是各哲學思想所以產生的歷史的、社會的背景，甚至對哲學家個人的生活環境、性格等，均有相當詳盡的說明，試圖剖析由古至今西方哲學思想如古希臘哲學、希臘主義的羅馬哲學、基督教神學、



啟蒙時代之哲學、批評哲學、浪漫派哲學及十九世紀哲學思想之變遷，以及各哲學思想所以相繼而起的事實的、邏輯的關聯等，不僅在敘述過去的哲學家想了什麼、作了什麼，更重要的是洞察歷史脈絡中的思想潮流和指示現代的思想的位置所給予的暗示和啟發等，以明瞭西洋哲學發展的軌跡。

1960年代台大文學院是引進西方思潮的重鎮，哲學系自不例外，系主任洪耀勳尤其不遺餘力，從邏輯實證論、分析哲學、存在主義，到現象學等，無一不透過教學講授和研究論著，向學生及台灣哲學界推介，受影響者頗眾。以其學生趙天儀為例，他認為自己所受的哲學教育較傾向西方哲學的體系，其中殷海光的邏輯實證論、羅素哲學、分析哲學及洪耀勳系主任的存在主義，都給予他不少的啟發與影響。以德國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 1874~1928)為例，其向來被視為現象學方面的重要思想家。其現象學一般被稱為「價值現象學」和「本質現象學」，他認為對人的本質之誤解是當今世界危機的根本所在，於是了解人的本質問題乃成為謝勒一生所思索的問題，因此需要現象學中的「本質直觀」，由直觀本質來還原事物真實的價值。洪耀勳著《實存哲學論評》一書中專章介紹謝勒之哲學思想，乃是最早將謝勒哲學思想推介到台灣之學者。



▲ 洪耀勳先生著作。(圖：攝於國家圖書館)

伍 結語

1971年洪耀勳卸下系主任職務後，趙天儀曾作詩〈寄情：杜鵑花季的重逢—致吾師洪耀勳先生〉一首，抒發對其間風風雨雨之無限感慨。其內容如下：

幾番風雨
一陣冷來一陣暖
當杜鵑花盛開的時候
美麗的流蘇也盛放起來
杜鵑花彩色繽紛，燦爛奪目
而三月的流蘇卻堅持唯一的雪白

我們走過雨後的校園
黃昏的暮靄充滿了魅惑
逝去的時光已爬出了深刻的雋紋
高瘦的大王柳依然臨風瀟灑
臥地的韓國草依然蒼翠碧綠
而我們的腳步又踩響了過往的足音

大學的夢是青春的呼喚
社會的現實是殘酷而無情的爐
我從激流中滑過
我從暴風雨的黑夜中歷鍊過
雖然路會滑倒，途上會遭遇泥濘的陷阱
但我畢竟昂揚地挺身走過來了

把我們的英影拍攝下來
把我們昔日的夢和歡笑捕獲下來
大王柳不懂我們的幽默，依然神態自若
韓國草也不懂我們的甘苦，依然閉目養神
杜鵑花依然盛開，歡迎青春的壯麗和新鮮
而鑲邊的流蘇以傘狀的雪白夾道佇立

幾番風雨
我們又相逢於杜鵑花季
且健碩硬朗地邁步於杜鵑花苑裏
讓我們拾回已逝的悲歡
讓我們再穩健地踏過這開濶的大道
沒有落寞的悲哀，只有重逢的興奮與喜悅



參考文獻：

- 章子惠（1947）。台灣時人誌第1集。台北：國光出版社。
- 洪耀勳（1957）。西洋哲學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洪耀勳（1989）。實存哲學論評。台北：水牛出版社。
- 洪耀勳（1990）。哲學導論對話。台北：協志出版社。
- 洪耀勳（1932/1/30）。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台灣新民報400號。
- 思賢（1967/4）。洪耀勳先生的哲學導論對話評介。台灣風物第17卷第2期，頁79-80。
- 趙天儀（1982/6/15）。杜鵑花季的重逢—致吾師洪耀勳先生。笠，第109期。
- 殷海光著（2005）。殷海光書信集。賀照田編。中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李東華（2005）。論陸志鴻治校風與台大文學院。台大歷史學報，第36期，頁267-316。
-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1994）。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台北：前衛出版社。
- 朱耀源主編（2006）。不滅的暗夜螢光：承先啟後六十年的延平學院奮鬥史。台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 邱景墩（1996）。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頁99-137。
- 林義正（2002）。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台大校友雙月刊，第19期(2002年1月)。
-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主編（1998）。張深切全集。台北：文經社。
- 傅偉勳（1968）。西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

